

明史

冊五

三

四

五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海瑞 何以尚

邱櫟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卽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尙書輅子亦抗直不詔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

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
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
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
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
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
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
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
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
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
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
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
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

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則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
己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
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
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
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
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
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
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
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
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
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趨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

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尙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撈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尙寶承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

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飭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

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震恐見糾摘欲先發給事中鍾守淳復愬震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尙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

官終南京鴻臚卿

邱樞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尙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樞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柄樞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樞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尙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樞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樞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樞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萬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旣入朝陳吏治積弊

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卽臧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臧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

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間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魏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

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欒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貢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欒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諡簡肅璠彊直好搏擊其清節爲世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蘖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

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

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
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
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
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
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
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入店爲屋幾何
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
豈顧問哉陛下撒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
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
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
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
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

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圜圜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閹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